## 故乡山水总是情

□刘万山



我出生在辽西凌源西南部的四道河子,村子东边有一座巍峨的大山,头道沟、二道沟、三道沟从北向南依次排列、紧紧相连。村子西头不远处,蜿蜒曲折的青龙河缓缓流过。

四道河子的山,是我年少时最自由的天地。小时候,我在山上抓蝎子、刨药材、砍柴火、打疙瘩、放牛羊、捡野鸡、撵狍子、追兔子、逮蚂蚱……整座大山的角角落落都留下过我奔跑、劳作、玩耍的身影。

曾听村里的老人们说,很久以前,山里时常有狼出没,后来修铁路、炸山洞,开山的声响把狼吓跑了。我对此深信不疑,虽然看过动画片《熊出没》、听过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《饿狼的传说》,但在离开故乡之前,我从没见过狼长什么样儿,和乡下所有的孩子一样,在父母"如果不听话,大灰狼就把你叼走!"的吓唬声里长大。也正是因为这简单的一句话,让我对村里的山始终保持着一份敬畏。

四道河子的山盛产蝎子,尾巴长钩,能蜇人,有剧毒,是一种药材,可以卖钱。每到暑假,只要没有狂风暴雨、天气不算恶劣,炎炎烈日阻挡不了抓蝎子的热情。拿上八号铁线做成的夹子,把清洗干净的洗衣粉袋儿掖在腰带下面。每抓到一只,迅速拽下袋子,把蝎子放进去,再把袋子掖回腰间。抓蝎子需要经验和技巧,我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只会翻石头,运气好的时候,一天也没超过五十只。

四道河子有一位抓蝎子能手——姜秀敏,我得叫她一声大舅奶。除了蝎子夹和袋子,她还手持一根一米多长、形似问号的撬棍,凭着这个神器,一天抓上个百八十只不在话下。她很清楚啥样的地形和环境是蝎子的栖息之地,她还会给蝎子搭建居所小窝,吸引蝎子来住,下次再去抓的时候,就会大有收获。

四道河子的山除了蝎子,还长着不少野生药材,苍术、远志、桔梗、柴胡较为常见。现在赚钱的渠道多,很少有人再去刨药材了。头道沟里的南岔,草木一年年疯长,茂密的植被早已把上山的路覆盖了,成片的药材长势茂盛,在山中肆意的生长,无人问津,没人打扰。

山有山野的乐趣,河有河水的温情。在辽西,青龙河的长度、宽度、深度、知名度远不及大凌河,日夜不间断流淌的青龙河水,养育了十里八村的乡亲,亦是我儿时名副其实的"网红打卡地"。

每到炎炎夏日,青龙河可谓是无可挑剔的避暑胜地。小伙伴们成群结队、精挑细选,觅得一处洗澡的水域,脱掉鞋袜和衣裤,光溜着身体,像离弦的箭顷刻间飞进水里,在酷热难耐的高温天气里,迫不及待地享受河水带来的清凉舒适感。

青龙河两岸绿树成林、绿草如茵,河水奔流不息、深浅不一。每逢干旱少雨的时候,河中就会露出许多大大小小的岛,形态各异的鹅卵石则慵懒地躺在岛上,幸福地沐浴着阳光,河水知趣地绕岛而行,生怕打扰它们睡大觉。我领略过青龙河涓涓细流的温柔,也领教过它洪水暴发的威力。洪水退去,山中被冲下的石头隐匿在河底,水中复杂情况很难预料,使得手忙脚乱的"狗刨"成了畅游青龙河惯用的手段。当然,也有不信邪的莽撞。村里的亮子,是我小学三年级的同学,一天早上,他脑袋包裹着白色纱布,像木乃伊一样,刚进教室就引得哄堂大笑。他说,在河里洗澡扎猛子,一头撞上石头了。从那以后,"青龙河里扎猛子,不知道深浅"的调侃,就在校园里传开了。

青龙河下游不远处的橡胶坝,使其流经的猴山脚下形成水面宽、水位深的人工湖。水性好的高手都喜欢来这里展示高超的游泳本领,变换各种泳姿,体验高山跳水带来的惊险刺激。有一回,我也学他们爬上两米多高的山崖,往下跳,肚皮和水面接触,肚皮瞬间被拍得通红,让我体会并记住什么叫"用错误的方式,承受惨痛的代价"。

如今每次回乡,我都会登上最高的山顶,朝着村子大声呼喊。在山的脊梁上,我看见一棵高高的菊科植物大蓟,头顶着微微盛开的粉红花朵,随风轻轻舞动,像极了小时候一起玩耍的伙伴给予的回应。

俯瞰着青龙河水,涤荡着三十余年的岁月,环望四周高低不齐的群山和贫瘠不平却养育过我的土地,此时,山上的草石,河里的鱼虾,全都在心底鲜活如初——我对故乡的热情不减,真情不变,深情不舍!

## 凛风清雪看萧红

□张志明

去呼兰看萧红是我的夙愿。那个隆冬的晚上,我透过窗纱看到凛风清雪、枯枝摇曳的时候,更让我想起"呼兰河畔萧萧叶、壮泪飞时血作红"的文学洛神,还有那条她用文字编织的彩练——《呼兰河传》!

我是乘午夜的绿皮车从沈阳去的哈尔滨,又转车到的呼兰。下车时天都亮了,冷得很,我裹着大衣跑进一家小旅店,洗漱和早餐后,就去看了我们的萧红。

萧红故居位于萧红大道南侧,青砖青瓦、土木结构,特别亲切。故居的一角是萧红纪念馆,用文字资料和图片、实物,刻画了萧红32年的人生记忆。故居是九点钟开放的,我是那天的第一个探访者。在汉白玉塑像前,我看着她的眼睛,我想:你是一个懂事很早的女孩,没有母爱、没有伙伴,每天孤寂地坐在爷爷身旁,凝望天空。你还是懵懂的时候,就跑到外面的世界——像亨利克·易卜生笔下的娜拉。天很冷,我的眼睫毛有霜有泪,视线也模糊了。

过了塑像再往里走百十米,是五间坐北朝南的房子,那是萧红出生的地方。我想萧红在辞世的时候,一定会想起这五间草房,那有过母亲的怀抱和乳汁。我直接进了西里间,虽然屋里依然清冷,但我总觉得天黑的时候,炕会是热的,那是母亲去世后,她和爷爷生活的地方,那里一定很温暖很温馨,那里有爷爷的臂膀,还有西外间劳作一天的下人们唠的家常茶饭和乡里故事。

从正房的后门出去,就是后花园。在这北方的冬天,当然不会有萧红的蝴蝶、蚂蚱、蜻蜓、小黄瓜、疯长的小白菜和樱桃树、狗尾草,但我眼前总是出现那个欢声雀跃的小丫头,她正扔掉没吃完的黄瓜去抓蜻蜓……走到粉房的时候,不由自主地看了看房顶,想找那些蘑菇,还有掉下一只鞋子的破洞。磨房边上是那口井,井边有一个驴子的雕塑。冯歪嘴子的儿子拉磨,可能用的就是这个驴子的原型。

从故居出来,我去看了呼兰河。呼兰河已经不是大泥坑了,河面晶莹剔透,朝霞里五光十色。萧红大道与呼兰河交汇处向南走几百米,是喜尚喜码头。冬天没有船了,码头边上是一个华丽的餐厅。那天正办婚礼,雪地上用爆竹摆着爱心的形状,人们也都是欢歌笑语、喜气洋洋的。在后花园里的时候,我踌躇再三,还是没有去看老胡家那几间房子,我实在没有勇气去看老胡家的团圆媳妇住过的那个房子。团圆媳妇死了,因为她在婆家第一天就吃了三碗饭,不懂礼数,被活活地"管教"死了。喜尚喜码头放爆竹的时候,我还在想着团圆媳妇的死,不过那时,我还听到整个呼兰河畔都在回荡着萧红的诗:那边清溪唱着,这边树叶绿了,——姑娘啊!春天到了。

## 棋盘山·寄雪

□纪 鹏

棋盘山,不用找
它就在沈阳的东北近郊
看人间的车马
来来去去

秀湖是它打翻的一盏茶
不烫,也不凉
山影卧在水里
懒得翻身

我路过
不拜山,不问水
只把斗笠往脑后一推
雪就来赴约了
——其实没下
是我把云想薄了
仙人早收了棋盘
剩几颗石子

我拿来温酒
碰一声,山就晃了晃
饮罢
把杯子扣在石上
走
不回头
山还是山
水还是水
懂的人
自然会替我饮完那杯

投稿请登录
辽望迟桂花频道

相关咨询
请加小编微信